



人口增长低迷对高等教育的影响



人口变化是一股持续的力量。大学校园通常处于每一代人构成变化的最前沿。比如，非西班牙裔白人预计要到 21 世纪中叶才会成为美国人口的少数族群，然而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Institute)的高级研究员威廉·弗雷(WiliamFrey)指出，在 18 岁及以下人群中，这种过渡最快会在 2020 年实现。这一里程碑式事件的含义已经在全国各地的校园里一览无遗。

另一个不断发展的人口趋势——低生育率——表明，高等教育未来会面临新的挑战。美国的生育率总体而言高于其他发达国家。然而，自 2008 年经济大衰退开始以来，总生育率(衡量终生生育率的指标)下降了近 20%。人口统计学家肯尼思·约翰逊(Kenneth Johnson)估计，自 2007 年以来，美国已经出生了 570 万儿童。假如整个 2018 年都能稳定维持经济衰退前的生育率的话，去年新生儿的数量会多出 80 万。

从 2008 年的衰退向前推进 18 年，我们可以预见，从 2026 年开始，潜在大学生的人数会出现大幅度的下降。因此，美国潜在学生数量在经过长期的连年增长之后，现在预计会出现一段收缩期。

按州对高中毕业生人数进行了预测的西部州际高等教育委员会(The WesternInterstate Commission for Higher Education，简称 WICHE)表示，我们无需等待就可以看到人口低迷对高等教育的影响。虽然美国在 2000 年代初期的总体生育力很强，但东北部地区的生育率长期以来一直很低。因此，WICHE 估计该地区许多州的高中毕业生数量的峰值已过，预计 2030 年之前还会进一步下降。比如，密歇根州从峰值跌落了 16%，未来

还会再减少 15%；康涅狄格州下跌了 11%，预计还会下降 18%；佛蒙特州自衰退前的峰值以来降幅为 27%，预计还将缩减 8%。

我自己的工作意在弄清这些趋势对高等教育需求意味着什么。起初，这似乎一目了然：年轻人减少意味着需求下降。然而，没有一所学校服务于有代表性的一批学生；社区学院、地区性学院和大学以及具有全国性吸引力的院校，各自都是为整体中的不同细分市场提供服务。因此，各次级市场可能会走上不同的独特道路。为了对高等教育需求进行预测，我根据人口学特征，使用了教育部的数据来预测就读不同类型大学的概率。然后这些概率又应用到来源于美国人口普查局的人口数据中，以此来预测未来的大学入学趋势。

结果表明，两年制大学和非选择性四年制院校所走的道路预计会追随人口变化的趋势。由于这些学校服务的是相对有代表性的学生群体，也由于 70%左右的毕业生在完成高中学业后的那个秋季就要上大学，这一结果代表了近乎必然的人口算法。相比之下，对名牌院校的预期需求偏离了人口变化的总体趋势。拥有学士学位的家长越来越多，而在过去，这种家庭里的孩子总的来说就读四年制大学的可能性大得多，特别是名牌大学。如果这些就学模式持续下去，对名牌大学的需求可望呈上升趋势——目前到 2025 年之间增长 10%。然而，即便是这样的上升趋势也会被生育率的下降所抵消，以至于到 2029 年，对名牌大学的预期需求只会略高于今天的水平。

为了应对潜在学生数量的下降，我们可以指望通过招生工作来寻找新的市场。尽管如此，即便消除了就学差异也无法克服生育率的下降。结果，激烈的价格竞争似乎也有可能。虽然激进的定价可以缓解一所学校萎缩的市场，但是对于整体的高等教育而言，这些策略很大程度上都是零和博弈，致使所有学校的净学费收入减少。国际招生可能会升温，使一个过去 70 年里平均增长率超过 5.5% 的市场得到发掘。然而，在过去两年里，新的国际学生入学人数缩减了 10%，这表明，其他国家的竞争以及美国收紧学生签证发放的某些现行政策都可能对这一策略造成障碍。

如果招生方面的变化并不大，院校很可能会在招生办公室之外寻找应变之策。比如，如果提高留级率，大学就可以少招新生。两年制和四年制院校一年级的留级率分别是 60% 和 80%。在入读两年制大学的学生中，六年以后，46% 的人没有学位，也没在大学登记在册。四年制大学的这一数字为 24%。解决这种人员流失问题将大大有助于抵消人口的低迷。

通过增进与学生在学位获取剩余条件上的沟通、促进教师主动帮助遇到学业挑战或开始缺课的学生，或者提供获取财政及其他支持的更便捷途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_32073

